

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战略演变*

孙德刚 朱永彪

[内容提要] “9·11事件”后,阿富汗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军事部署的重点国家。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依托多边联盟体系与任务导向性统一战线,经历了部署主要军事基地、拓展前沿行动基地、保留合作安全基地三个阶段,相继承担了军事作战、战后维稳和从阿富汗脱身三大任务。与美国在西亚、地中海和东非地区众多的海军基地不同,美国在阿富汗以空军和陆军基地为主,主要目的是谋求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取得胜利、维护阿局势稳定和巩固美在阿主导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寻求两个维度的战略均势:一是维持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域内外大国之间的平衡;二是维持北约、欧亚联盟及上合组织三个地区组织之间的战略平衡。未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将重点承担军事训练、情报搜集、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执行特种作战、保护侨民等多重任务,军事基地部署将更具隐蔽性和机动性。

[关键词] 军事基地 美国 阿富汗 大中亚

[作者简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国际安全”创新团队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国中东军事战略;朱永彪,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阿富汗与中亚国际政治。

阿富汗处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斯拉夫文明之间的交汇地带,沟通中亚、中东与南亚,近代以来先后成为埋葬英国和苏联等帝国的“坟墓”。冷战结束初期,相比于欧洲、亚太和中东等美国全球军事部署三大要地,经济发展滞后、政治转型步履蹒跚的阿富汗及“大中亚”地区^①不是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的重点地区。“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并未在阿富汗建立军事基地。“9·11”后,阿富汗从遥远的国度一夜间变成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成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发动反恐战争的最前线 and 主战场,也是美国在所谓“伊斯兰动荡弧”地区军事基地部署的重中之重。阿富汗既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构建全球“圣战”网络的大本营,又是美国牵制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等欧亚陆上强国的重要依托力量。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成为中央司令部前沿部署的重点地

区,具有多重意义,在军事上旨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在政治上遏制“动荡弧”地区反美势力,将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大中亚”国家纳入到美国设定的民主转型轨道;在战略上通过军事部署,扩大在“大中亚”地区的权力投射能力,阻止中、俄、伊朗和印度等欧亚地区强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进一步密切关系;在公共外交领域配合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向阿富汗的输出,以赢得阿富汗民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主要经历了部署(2001~2004年)、拓展(2005~2011年)和收缩(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这与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调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研究”(13GGJ042)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4PJJC092)、上海市“曙光计划”(15SG29)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创新团队的资助。

^① “大中亚”的概念由美国学者斯塔尔提出,即以阿富汗为中心,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同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参与相关事务的地区。

军事作战、战后维稳和从阿富汗脱身密切关联。

一、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部署

“9·11 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恐怖主义第一次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阿富汗随之成为美国全球反恐的重要战场;美国开始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部署重要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拉开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序幕。2001 年 10 月~2004 年是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一阶段。通过支持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军队南下,美国同英国、北约和其他盟国使用了阿境内的大型作战基地,部署了山地师、空降师与特种兵,人数达数万人,以摧毁塔利班政权和清剿“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夺取阿富汗政权、控制阿战略要地为首要任务。从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旨在实现以下五个目标:破坏、瓦解“基地”组织及其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并消灭这些恐怖分子与极端分子;抓捕、击毙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高层领导人;在阿富汗建立温和、亲西方的民主政体,阻止未来阿富汗政权落入恐怖组织手中;尽量减少美国的人员伤亡;加大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为该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①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采取了以下四个阶段性措施:第一阶段,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了 1000 名特种部队,配合美国领导下的盟军发动军事空袭行动;第二阶段,美军配合阿富汗北方联盟发动攻势,由北向南,收复失地;第三阶段,美国及其盟友占领喀布尔、坎大哈等阿富汗主要城市;第四阶段,瓦解和捣毁“基地”组织、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等在阿富汗的据点和训练营等。^② 阿富汗战争爆发初期,美军和北约领导下的国际安全合作部队形成了两大司令部,其中包括美军第 160 作战航空特种团(SOAR)、各国特种部队编成的第 3 特战群、第 10 山地师第 2 旅第 31 步兵团、第 10 山地师第 1 旅第 87 步兵团以及第 101 空降师第 3 旅第 187 步兵团等。^③

在美国积极游说下,2001 年参加阿富汗战争“永久自由行动”的国家多达 68 个,占联合国会员国的 1/3,其中 28 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中流砥柱。在向阿富汗派出军事力量的美

国盟友中,英、法、德、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希腊、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派出了主要力量,并成立了北约阿富汗司令部。波恩会议后,联合国于 2001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第 1386 号决议,同意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派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以帮助阿过渡政府恢复秩序、稳定国家局势。当年年底,以北约成员为主的 19 个国家组建了 4500 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美国主导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布局,但是美英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力量整合有限,协调性不足。

美军在阿富汗部署的第一处前沿行动基地是里诺兵营(Rhino),由海军陆战队第 15 远征队(15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15th MEU))驻守,部署有 CH-53E“超级种马”直升机和 C-130 运输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组建后,和美军共同使用里诺兵营。大约 1000 名第 15、第 26 远征队成员,以及美军第 101 空降师的 300 名战斗人员驻守在此。该基地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和北方联盟部队攻克坎大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④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Bagram)则是美军在阿富汗部署的最大军事基地,占地 5000 英亩左右。2006 年,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 1.3 万人,使其在中央司令部管辖的西亚和中亚基地群中规模首屈一指,驻军人数一度占了驻阿美军的一半。该基地可以起降所有类型的飞机,为美军、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阿富汗北方联盟军队共同使用。巴格拉姆军事基地原本由美军第 101 空降师管辖,2013 年冬季开始移交给第 10 山地师管理。^⑤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战事的不断推进,小布什政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03, p.9.

^②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42-43.

^③ “阿富汗战争(2001 年阿富汗战争)”,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UFEOSgOfJ8yDJCSjzT9qH3mEFA7tM7ek6RtvyinCCtpzbG53D7ngHKGGAja--lyL2-NwxaEU1PPdKx7qOaqM_。(上网时间:2016 年 5 月 26 日)

^④ Global Security, “Forward Operating Base Rhino,”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afghanistan/rhino.htm>。(上网时间:2016 年 6 月 3 日)

^⑤ “Bagram Airfield”,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gram_Air_Base。(上网时间:2016 年 5 月 23 日)

府逐渐意识到美在阿军事行动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挑战。阿富汗各地的安全威胁也不尽相同,其中西南部赫尔曼德省和中部瓦尔达克省的安全形势最为严峻。根据兰德公司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研究报告,阿富汗反抗西方的力量实际上包括五类势力:一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这些力量与阿主体民族普什图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持有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强烈政治诉求;二是与毒品走私、非法盗取林木和走私相关的犯罪团伙,它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但出于保护自己现实利益的需要,反对美国和西方势力的入侵;三是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普什图族的部落力量,这支势力出于民族情感原因反对外来势力;四是阿富汗各地军阀力量,它们不仅相互攻击,而且反对外部力量占领阿富汗并干涉阿内政;五是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外部势力,如伊朗对阿北部抵抗力量的支持,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对阿巴边境地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某些头目及其他普什图部落抵抗力量的支持等。^①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原本是出于发动战争的目的,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但由于战后阿政治重建步履蹒跚,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长期在阿富汗部署军事基地,帮助阿过渡政府稳定国内局势。为打击上述五类抵抗力量,小布什政府增加了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程度。2003年5月,美国与阿富汗过渡政府签订《驻军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为美军和多国部队长期部署阿富汗提供了法律依据。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的驻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美国单独领导下的军事部署,如在印度洋海域部署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和一个两栖登陆大队;二是在北约和美国亚太军事联盟体系下的军事力量;三是美国的中东穆斯林盟国派出的“志愿者同盟军”。

按照功能的不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分为主要行动基地、前沿行动基地、作战基地、军火储存基地、巡逻基地等不同类型,由首都司令部、东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西南司令部和西方司令部等六个地区司令部管辖。其中,美国负责东方、南方司令部;北约盟国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分别领导北方、西方和首都喀布尔三处司令部;加拿大在坎大哈、英国在赫尔曼德、荷兰在

乌鲁兹甘省等地区的驻军则均占据主导地位。^② 自2003年8月起,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北约。^③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美国将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南部的辛代德空军基地等作为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辛代德空军基地距离伊朗边境仅100公里,除具有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清剿“基地”组织残余势力的军事作用外,还可在战略上遏制伊朗。2004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阿富汗,承认阿富汗安全形势在恶化,美国必须增强在该国的军事部署。当年12月,美军发言人麦肯(Mark McCann)透露,美国打算在阿富汗修建4处美军专用军事基地,包括赫拉特省、坎大哈南部、帕克蒂亚省首府加德兹(Gardez)以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市的军事基地等。^④

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攻击下,阿富汗塔利班在斗争策略上作出了重要调整,更加重视“不对称”打击手段,对美国在阿富汗军事部署采取反制措施。首先,塔利班利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总共约2300万普什图人的“正义观”,即“家族和部落中的成员要为本家族和部落中男丁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报仇,并提供必要的补偿”,呼吁家族和部落成员为死去的塔利班成员复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国。其次,塔利班利用美军在阿富汗虐囚事件、侮辱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囚犯尸体、以及公开焚烧《古兰经》等违反伊斯兰教义和侮辱穆斯林的行为,号召全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直到西方列强关闭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再次,塔利班避实就虚,将力量分成10~50人不等的小分队,发动游击战,采取“出其不意”、“打了就跑”的灵活策略。最后,塔利班利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

^① Seth G. Jones, “U. 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Testimony Presented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on April 2, 2009, CT-324, RAND, April 2009, p.2.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3, p.13.

^③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56-57.

^④ Ramtanu Maitra, “New U.S. Bases in Afghanistan: What Do They Portend?” *EIR*, March 25, 2005, p.28.

区普什图人部落地区,在境外进行军事训练和招募新成员,拉长战线,并从境外如巴基斯坦对美军发动

袭击。^①塔利班斗争策略的变化迫使美军反思其在阿富汗静态军事基地的效果。

表 1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使用的主要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	基地东道国	基地功能
巴格拉姆军事基地	阿富汗	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战争中的重要前沿行动基地
坎大哈空军基地	阿富汗	支持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南部的军事行动
辛代德空军基地(Shindand)	阿富汗	靠近伊朗边境地区,部署有美军战斗机
彼得·甘西基地(马纳斯)	吉尔吉斯斯坦	部署有 1200 名美军,为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加油与后勤服务
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	土耳其	部署约 2100 名美军,为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支持
宰夫拉空军基地	阿联酋	部署约 1800 名美军,为美军在阿富汗提供后勤支持
乌代德空军基地	卡塔尔	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部署约 5000 美军,成为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空战协调中心
麦纳麦海军支援处	巴林	部署约 5000 美军,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汗纳巴德空军基地(Karshi-Khanabad,简称“K-2”基地)	乌兹别克斯坦	2005 年 9 月前是美军支持阿富汗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部署有 1750 名美军,2005 年后关闭
艾尼(Ayni)空军基地	塔吉克斯坦	为法国和印度使用;美军在紧急状态下也可使用该基地,支援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达尔本丁(Dalbandin)和夏巴兹(Shahbaz)	巴基斯坦	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向阿富汗运输物资

资料来源: Kenneth Katzman, “Afghanistan: Post-Taliban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January 17, 2014, p.43.

面对塔利班斗争策略的调整,小布什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要求盟国和伙伴国增兵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二是利用阿富汗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随着阿富汗战争日益推进,北约国家部署的军事力量也不断增强。其中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各派出 2000 人作战部队,澳大利亚派出 1560 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也是唯一的中东国家,在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提供了重要基地、情报与后勤支持。土耳其还派出 90 名特种部队成员帮助阿富汗北方联盟加强军事训练。^②从中东到中亚再到南亚的伊斯兰国家,成为美国组建的 22 个非北约志愿者联盟的重要对象。这些伊斯兰国家未与美国签订正式军事同盟协定,但在“9·11”后向美国提供了重要军事支持,其大体可分为四类国家:一是北约和平伙伴计划(PfP)的对象国,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二是地中海对话关系伙伴国

(MD),如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等;三是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的伙伴国(ICI),包括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四国;四是“全球伙伴关系国”,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③此外,阿富汗境内及其周边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也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2001~2004 年作为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主要军事基地(Main Bases)的第一阶段,其以大型作战基地为主,特点是占地面积大、驻军人数多、军事装备

①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140-142.

②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45; 56.

③ Daniele Riggio, “NATO Support to the Afghan Stabilization Process: An Evolving Mission for a Long-Term Commitment”, in Oktay F. Tanrisever, ed.,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ATO'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since 9/11*, Washington D.C.: IOS Press, 2013, p.21.

先进、布局相对集中,主要配合此阶段美国在阿富汗政策——推翻塔利班政权、围剿“基地”组织头目、“解放”阿富汗全境、巩固“永久自由行动”的胜利果实。由于此阶段美军费投入提高、作战人员增加、北约和周边国家积极配合,美国在战争初期基本实现了战略目标,但随着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美行动日益隐蔽化和分散化,美国大型、固定化的军事基地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导致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

二、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拓展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从作战进入到战后国家重建阶段,其在阿富汗的政策目标也相应调整:一是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特别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二是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三是阻止阿富汗等中亚地区毒品对外走私;四是促进阿富汗的民主化和人权事业;五是阻止任何地区和域外大国主导中亚事务。^①与对阿政策目标调整相呼应,2005~2011年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部署进入拓展前沿行动基地阶段。

2005年后,美国在阿富汗新建了9处军事基地,其中在赫尔曼德省、赫拉特省、尼姆鲁兹省、楠格哈尔省、霍斯特省各新建了一处军事基地,在帕克蒂亚省、巴尔赫省分别新建两处军事基地。此外,美国196名军事训练官也抵达坎大哈,承担对阿富汗政府军的军事训练任务。^②截至2006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人数增加至10万人,其中驻军超过1000人的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格鲁吉亚、西班牙、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与此前美国在阿富汗的大型军事基地不同,这些新建的军事基地规模相对较小,也更加灵活,以应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的游击战。美国在阿富汗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引起卡尔扎伊政府内部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安。阿富汗政府重申,未来美国如果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必须经阿议会批准。迫于阿富汗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压力,2005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迈尔斯(Richard Myers)不得不澄清“未来美国是否会在阿富汗土地上部署永久性军事基地,目前尚不确定。”^③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在阿富汗驻军的规模。他认为,小布什政府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真正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及其庇护者塔利班;美国全球反恐的重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而不是伊拉克。奥巴马政府加大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力度,不仅将打击的目标锁定在“基地”组织骨干身上,而且将反恐战争的目标扩大化。然而,阿富汗塔利班采取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自称超越部落、种族和民族界限,建立了社会网络结构,在人口占63%的普什图族部落社会中拥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使得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目标难以实现。^④为进一步增强美在阿军事行动效果,奥巴马于2009年更换了驻阿美军总司令大卫·麦基尔南(David McKiernan),任命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为新的驻阿美军总司令。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增加至10万人,而阿富汗塔利班骨干成员仅8000~10000人。不过,阿塔虽不能在军事上打败美军,却能够挫伤美国的政治意志,迫使美放弃长期驻军阿富汗的意图。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政策主要是以外部“输血”带动阿内部“造血”功能,即希望通过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卡尔扎伊政府稳定国内局势,恢复秩序,推动经济发展。为应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斗争新策略,美国政府采取了软硬两种手段。硬手段即增加美国军事部署的规模,加大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的打击力度;软手段即美国国防部配合国务院,成立了阿富汗临时重建小组(PRT),通过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开展对阿富汗的

① 俄罗斯指责美国没有真正重视阿富汗毒品走私问题。相似的论述还可以参见 Alexey Fenenko, “Prospects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STO and NATO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on Terror’ in Afghanistan”, in Oktay F. Tanrisever, ed.,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ATO’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since 9/11*, Washington D.C.: IOS Press, 2013, p.207.

② Ramtanu Maitra, “New U.S. Bases in Afghanistan: What Do They Portend?” *EIR*, March 25, 2005, p. 27.

③ Ramtanu Maitra, “New U.S. Bases in Afghanistan: What Do They Portend?” *EIR*, March 25, 2005, p. 27.

④ 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 in Shahzad Bashir and Robert D. Crews, *Under the Drones: Modern Lives in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Borderland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1.

经济与公共外交。

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提交国会的研究报告所建议的,从硬手段来看,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应达到安全部队与当地居民人口1:50的比例,即当地居民每50人,就需要国外和阿富汗政府军1人维持安全局势。^①按照这一比例,阿富汗总共需要27.5万名安全人员维持秩序。考虑到阿富汗主体民族的反美、反西方情绪,同时考虑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打着“反对外来异教徒入侵阿富汗”的旗号,煽动阿国内的反美情绪,绑架两国关系,奥巴马担任总统后,美军在阿富汗实际上从一线作战退居二线指挥,通过训练阿安全部队和警察等,避免冲锋在前,防止阿反美、反西方情绪的抬头。从软手段来看,截至2005年6月,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了13个临时重建小组,以北约为主体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建立了9个临时重建小组,以上22个临时重建小组覆盖阿富汗全境,通过参与战后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配合美国国务院在阿富汗的公共外交与国防部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②

美国还为阿富汗战后重建投入了巨额经费。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后,美国每天在阿富汗的军事开支高达1亿美元,非军事开支为700万美元,以期做到军事与民事目标相互配合、相互支持。^③2010年,美国国务院拿出1.13亿美元用于改善阿富汗的民用通信设施;自2003年美国恢复对阿富汗布赖特项目到2013年共10年里,超过300名阿富汗精英和学者赴美学习;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并培训了700多名阿富汗女记者;美国的“自由阿富汗广播电台”一直开展对阿富汗的舆论宣传。^④

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特别是北约成员国纷纷从阿富汗撤军。然而,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全球反恐的重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非伊拉克。随着美国“阿巴新战略”的出台,奥巴马大幅减少在伊拉克军事部署,同时增加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因美军兵力的大幅度增加,截至2010年底,部署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国际安全部队人数达13.2万人,其中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达9.8万人,英国9500人,德国4900人,法国3970人,意大利3800人,加拿大2900人,新加

坡48人,波斯尼亚45人,亚美尼亚40人,蒙古36人,阿联酋35人,马来西亚30人,乌克兰20人,卢森堡9人,爱尔兰7人,冰岛2人。^⑤2011年10月8日,北约空中预警指挥机进驻阿富汗,同时美国将本土的空中预警指挥机派往阿富汗前线;10月10日,来自北约8个成员国的9艘军舰进驻地中海执行反恐任务;北约还允许美国从巴尔干地区抽调1000人派往阿富汗。^⑥在2011年波恩阿富汗国际会议、2012年阿富汗援助东京会议、以及2012年北约芝加哥峰会等国际会议上,北约成员国均承诺将为阿富汗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援助。^⑦2012年,尽管法国宣布将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但是其他北约成员国仍宣布继续承担阿富汗维和任务。^⑧

2005~2011年是美国在阿富汗军事部署的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美国该阶段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进一步小型化,以前沿行动基地为主,利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集体力量,开展反恐特种行动,主要任务是配合该阶段美国稳定阿富汗全国局势、打击反美武装、推动阿富汗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家重

① Seth G. Jones, “U. 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Testimony presented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on April 2, 2009, CT-324, RAND, April 2009, p. 5. 兰德公司统计的阿富汗人口为1358万,这与其他有关阿富汗人口的统计相差较大。一般认为,阿富汗人口为2600万,其中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境外的难民约600万~1000万。

② Robert M. Perito, “The U. S. Experience with 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s in Afghanista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2005, p. 1.

③ Agency Coordinating Body for Afghan Relief (ACBAR), *Falling Short: Aid Effectiveness in Afghanistan*, Kabul: ACBAR, 2008, p. 7; Jorrit Kamminga, “Public Diplomacy in Afghanistan beyond the 2014 Transition: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The Hague, June 2013, p. 8.

④ Jorrit Kamminga, “Public Diplomacy in Afghanistan beyond the 2014 Transition: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The Hague, June 2013, pp. 7-8.

⑤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 187.

⑥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 43.

⑦ Daniele Riggio, “NATO Support to the Afghan Stabilization Process: An Evolving Mission for a Long-Term Commitment”, in Oktay F. Tanrisever, ed.,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ATO'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since 9/11*, Washington D.C.: IOS Press, 2013, pp. 26-28.

⑧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2, p. 14.

建等阿富汗政策。然而,该阶段美国军事部署并未实现其政治目标,未能帮助阿富汗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反而引起阿富汗反美主义和反基地运动高涨,塔利班借机卷土重来,打乱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布局。

三、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收缩

2012年开始,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部署进入收缩阶段。美军占领阿富汗后,曾经在阿富汗部署了众多大型军事基地,如第82空降师第3旅战斗队(第505伞兵团)曾在东南部霍斯特省萨勒诺(Salerno)扩建军事基地,驻扎在该基地的战斗人员、文官和雇员一度达5000人,基地内还建立了医院、教堂、购物中心、健身房等。2012年后,基地驻军人数和面积逐年减少。2012年1月,美国在阿富汗共部署有349处军事基地。此后,美国在阿军事基地数量和规模逐步减小。美国在阿驻军开始从2010年的9.98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6.6万人。^①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有关阿富汗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是,美军究竟是要像在伊拉克那样完全关闭军事基地,还是保留若干关键军事基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必须继续维持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因为保留小规模军事存在的所谓“轻脚印战略”(Light-footprint Strategy)很难保证阿富汗的形势安全,使美军难有足够的兵力对付塔利班和搜集情报,阿富汗在美军撤离后恐将陷入内战或外部势力介入的代理战,甚至还波及巴基斯坦。因此,美国未来在阿富汗至少应保留数千人的军事力量。^②这一建议实际上为奥巴马政府所采纳。

2012年5月,美国与阿富汗签订《永久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2003年双方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新条约对2014年后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形式与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美军将继续帮助阿富汗政府训练军事力量;清剿塔利班残余势力;双方还同意就《双边安全协定》举行会谈等。^③条约还规定,阿富汗政府将允许美军在2014年后继续使用阿军事设施,以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

以及采取其他联合行动。^④2012年7月,奥巴马宣布阿富汗为美国第15个“非北约盟友”,未来将在国防与安全领域获得美国的特别援助。^⑤

2012年11月,两国就2014年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地位问题启动谈判,拟签署《双边安全协定》。^⑥阿富汗立法机构大支尔格会议(大国民会议)于2013年11月通过了该协议草案,但是卡尔扎伊总统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包含敏感条款,不仅允许美军继续使用军事基地并驻军1万人,还给予驻阿美军刑事豁免权;美军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可搜查阿富汗人住所;美军在阿富汗可独立开展反恐行动等等,实际上使美军继续在阿富汗保留特权。^⑦美阿《双边安全协定》最终于2014年9月30日签署,2015年1月1日生效,为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方向,也为今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法律地位问题奠定了条约基础。

到2013年,美在阿军事基地83%都已关闭或移交给当地政府,只剩下59处军事基地和14处援助平台,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也下降至5.4万人,占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人数的57%。^⑧美军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使用的455处军事基地、设施和检查站移交给了阿富汗过渡政府,其中248处移交给了阿富汗国防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特种兵使用

①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Key Oversight Issues", GAO-13-218SP,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Addressees, February 2013, p. 4.

② Richard L. Armitage and Samuel R. Berger, "U.S. Strategy for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5, 2010, p. 14.

③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2, p. 14.

④ "Endur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May 2, 2012, p. 4.

⑤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Key Oversight Issues", GAO-13-218SP,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Addressees, February 2013, p. 33.

⑥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3, p. 6.

⑦ 吴正龙“阿富汗‘变卦’的背后”,《解放日报》,2014年2月25日。

⑧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3, pp. 11-13.

的 40 处军事基地也逐步关闭并移交当地政府。^① 2013 年 11 月 1 日,美军撤出萨勒诺基地,也将军事基地设施移交给阿富汗政府军。^② 至于美军在阿富汗剩下的军事基地的地位问题,《双边安全协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阿富汗允许美军在双方商定的

军事设施和区域范围内享有使用、运行、防务、控制等权利;美军有权根据合同在军事区内利用军事和民事力量启动基地建设项目”;协定第七条第三款则规定“在美军专用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区,阿富汗承认美军区享有出入境的控制权。”^③

表 2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的变化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8	2010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驻军人数	12350	22500	18300	48250	131 000	90000	65900	34000	10800	9800

资料来源: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 52-53; p. 14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2, p. 13 Katzman, Kenneth, “Afghanistan: Post-Taliban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January 17, 2014.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系统曾联合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2014 年后美国在阿富汗部署永久军事存在计划》,尽管该计划文本至今尚未解密,但美国官方承认,奥巴马政府希望 2014 年后在阿富汗继续维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④ 2014 年 5 月,奥巴马宣布,美国 2014 年之后将继续在阿富汗保留 9800 人左右的驻军,主要承担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安全援助和训练阿富汗军队等任务。与此同时,美国除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坎大哈、赫拉特等地设立四处领事馆,美情报与安全力量很可能以这些领事馆为依托,继续在阿富汗发挥影响力。2014 年 12 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卸任前突访阿富汗,并宣布向阿增兵 1000 人,使驻阿美军总人数增加至 10800 人,以帮助加尼政府稳定国内局势,预防塔利班卷土重来。截至 2015 年初,美国在阿富汗维持了 10800 人左右的驻军,其中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框架下部署的人数从上一年度的 24050 人下降至 6827 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驻军总人数下降至 13199 人。

2012 年至今是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三阶段。此阶段美国在阿富汗选择了合作安全基地(Cooperative Bases),即除在一些关键地区保持美独享的军事基地外,美国将数百处基地、设施和检查站移交给阿富汗政府,并将原来的军事基地打造成美阿两军军事合作与培训基地;鼓励阿政府军和安全部队承担主要防务责任,美国则在背后掌舵。美

国这种合作安全基地配合了美在阿富汗的主要政策目标:减少在阿军费开支,帮助阿富汗训练自己的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队,缓解阿富汗民众的反美情绪,避免使美国成为矛盾的焦点,鼓励阿富汗政府承担主要防务任务,在维持美国在阿主导权的前提下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配合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然而,“伊斯兰国”组织加大向阿富汗渗透,塔利班影响力上升,中俄在阿富汗政治和经济重建进程中影响力的提升,都使得奥巴马政府依靠“小而精”的军事部署保持在阿主导权的意图面临挑战。

四、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效果评估及未来发展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反恐战略的产物。这些军事基地一方面帮助美军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击毙了阿极端主义势力的主要头目,使中亚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势力总体得到了遏制;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在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3, p. 11.

② “Forward Operating Base Salerno”,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ward_Operating_Base_Salerno.

③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fghanistan,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November 18, 2013, p. 8.

④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Key Oversight Issues”, GAO-13-218SP,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Addressees, February 2013, p. 40.

阿军事基地试图“以暴制暴”,不仅未能铲除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滋生的土壤,反而成为极端组织攻击的对象,美国为此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首先,从军事代价来看,从美军占领阿富汗到2010年秋,大约有9400名阿富汗平民死于武装冲突。在阿富汗战争和战后镇压叛乱过程中,大约4000名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雇员、1万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①从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布什任期结束,美军在阿富汗阵亡617人。从奥巴马入主白宫到2010年9月,美军又有620人阵亡。^②2001~2011年约10年时间里,美军在阿富汗阵亡近2000人,另有1.7万人受伤。^③美国和北约向阿富汗派出数以万计的军事战斗人员,却并未给该国带来和平,而2008年后塔利班卷土重来又威胁到阿富汗新政权的稳定。2010年2月,美国和阿富汗军队共1.5万人在赫尔曼德省向塔利班发动袭击,但收效甚微。2011年夏秋季,美国和阿富汗联军在坎大哈再次发动对塔利班的打击,打死500多名武装分子,但美国和北约军队的伤亡也创下历史新高。^④

其次,除付出重大人员伤亡外,美国驻军阿富汗还付出了惊人的经济代价。2012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1~2013财年,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在阿富汗的军事和民事总投入高达641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约8000亿美元。^⑤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优先项目”(National Priorities Project)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01年至今,美国在阿军事行动共投入7150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伤员救治等间接费用。^⑥

再次,美国政府希望将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打造成推动阿富汗国家治理、促进阿民主转型的桥头堡,但收效甚微。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军事基地,成为对上述两国进行民主改造、肃清法西斯势力的重要推手。然而,美国在阿军事基地部署并未实现其政治目标,阿富汗不仅面临艰巨的政治重建任务,而且面临严重的国家治理难题。阿毒品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强制婚姻虽为法律所禁止,但是童婚却为法律所允许;根据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的统计,阿富汗妇女识字率仅为16%,是男性识字率31%的一半。^⑦从2001年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永久自由行动”到2012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在阿富汗共投入440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共投入66亿美元,美国其他机构如国际发展署等还斥资797亿美元用于阿富汗重建与扶贫项目。^⑧但是,美国国会一项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的财政资源中94%为国防部所支出,主要用于军事基地的维护和军事行动,只有6%由国务院支配,故对阿富汗社会重建的投入严重不足。^⑨

最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也未能如奥巴马政府所期望的那样配合美国公共外交,提升美国在阿软实力。美国自称“解放”阿富汗人民,并通过军事基地部署帮助阿富汗稳定国内秩序、打击恐怖主义,试图给阿富汗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但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并未根本改善,民众对美国军事基地褒贬不一。2015年10月,由美国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轰炸阿北部城市昆都士市的一家医院,造成47名医护人员和平民伤亡,负责运营该医院的“医生无国界”组织和当地民众提出抗议,要求美国关闭在阿富汗的军事

① David Cortright, *Ending Obama's War: Responsible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 p. 23.

② David Cortright, *Ending Obama's War: Responsible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 pp. 4-5.

③ Alexander Ev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sia after Afghanistan*, New York: Asia Society, December 2012, p. 42.

④ Tom Landford, *9/11 and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12, pp. 186.

⑤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U.S. Cost of the Afghan War: FY2002-FY2013: Cost in Military Operating Expenditures and Aid and Prospects for 'Transi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4, 2012, p. 3.

⑥ “美军在阿富汗每小时烧钱400万美元堪称史上最昂贵战争”, http://news.ifeng.com/a/20150716/44180192_0.shtml.(上网时间:2015年5月15日)

⑦ David Cortright, *Ending Obama's War: Responsible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 p. 77.

⑧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Key Oversight Issues", GAO-13-218SP,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Addressees, February 2013, p. 4.

⑨ David Cortright, *Ending Obama's War: Responsible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 p. 36.

基地。^① 阿富汗北方的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并不支持塔利班,只有南部的普什图族才是塔利班最忠实的支持者,因此,奥巴马政府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向普什图族以外的阿富汗各民族提供援助,希望获得这些族群的反恐支持,减少美国在阿富汗军事部署的成本。^② 奥巴马政府还与温和的塔利班派别接触。在德国和卡塔尔的积极协调下,塔利班与美国代表在德国和卡塔尔多哈举行谈判,就交换战俘等问题达成了一定范围的谅解。但是,塔利班提出阿富汗必须修改宪法,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同时西方大国必须关闭所有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所有外国军队都必须撤出阿富汗,表明塔利班绝不会容忍美国保留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③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及调整引起阿富汗周边大国首先是俄罗斯的猜疑。“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领导人对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部署曾经持谨慎的支持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美国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二是美国清剿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势力有利于俄罗斯在车臣的反恐行动;三是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可以阻止中国、土耳其和伊朗等其他大国在中亚谋求势力范围。^④ 然而,阿富汗战后重建过程中,美国在中亚军事基地部署的机制化和长期化,使俄罗斯政府担心美国以军事基地为锁链,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挤压俄传统势力范围,甚至建立类似于1955年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提出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退出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在中亚地区吸收和平伙伴国,并于201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立北约在中亚地区的代表处,都使俄罗斯担心北约将在未来向中亚渗透,甚至实现北约的“亚洲化”。^⑤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调整对中国的中亚战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是阿富汗最大的邻国。2014年10月,阿富汗总统加尼上任一个月后把中国作为首访地,表明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美国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分批关闭在阿军事基地后,阿富汗

政府希望依靠中国和上合组织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同时在经济上对接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在促进阿富汗民族和解、加强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承办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加大对阿富汗投资,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截至2015年,美国已相继关闭在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美军在阿富汗驻军也下降至10800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军在阿富汗仍将采取战略收缩,主要任务是打击极端主义、维护美国驻阿使领馆安全、保护在阿关键军事设施和训练阿军队等,同时承担干预地区事务、搜集地区情报、监视中国和上合组织在阿富汗乃至中亚地区动向等。未来阿富汗仍将成为各大力量平衡的支点,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域内外大国之间,以及美国主导的北约、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将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在阿富汗形成一种均势。

美国在阿军事基地的调整也将对阿富汗政府产生影响。美国压缩在阿主要军事基地减轻了美军的防务负担,但同关闭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一样,也产生了基地关闭成本。例如,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5万辆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大约9万个集装箱,以及若干数量的飞机和武器装备等,价值360亿美元。这些装备和设施一旦落入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手中,将对阿富汗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美国对

^① Terri Moon Cronk, “Senior Official Outlines U.S.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centcom.mil/news/news-article/senior-official-outlines-u.s.-missions-in-afghanistan>. (上网时间:2016年5月15日)

^② David Cortright, *Ending Obama's War: Responsible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 pp. 56-57.

^③ Mona K. Sheikh & Maja T. J. Greenwood, “Taliban Talks: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 for the US,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IIS REPORT,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penhagen, Denmark, 2013, No. 6, p. 27.

^④ Alexey Fenenko, “Prospects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STO and NATO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on Terror’ in Afghanistan”, in Oktay F. Tanrisever, ed.,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ATO'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since 9/11*, Washington D.C.: IOS Press, 2013, p. 204.

^⑤ Alexey Fenenko, “Prospects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STO and NATO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on Terror’ in Afghanistan”, in Oktay F. Tanrisever, ed.,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ATO's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since 9/11*, Washington D.C.: IOS Press, 2013, pp. 204-205.

这些装备和设施的处置手段主要包括: 撤走装备和设施; 转让给阿富汗政府; 就地销毁。如果将这些军用和民用设施撤走(主要通过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三个途径), 费用约 60 亿美元。因此, 美军将军事基地中的主要装备均移交给了阿政府, 但是提出希望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回报。^① 如何关闭美在阿军事基地, 同时能够继续维持在阿政治影响力, 是摆在奥巴马政府和下一届美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未来, 美国将继续保留在阿富汗关键地区的军事部署, 避免阿富汗沦为欧亚联盟或上合组织的后院。2015 年 12 月,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阿富汗国防部长斯塔内克扎伊(Mohammad Masoom Stanekzai) 的陪同下参观贾拉拉巴德市的芬蒂(Fenty) 空军基地, 强调美在阿军事存在对于促进美阿军事合作及保护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同时, 卡特宣布 2016 年美军将在阿富汗保留 9800 人驻军, 2017 年将减至 5500 人, 主要部署在喀布尔、巴格拉姆、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军事基地。^②

同时, 在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 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功能将进一步多元化。2016 年 1~3 月, 美国向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了 100 多次空袭, 将“伊斯兰国”组织遏制在楠格哈尔省境内, 且通过与阿富汗在打击毒品走私领域的

合作, 切断其融资渠道。^③ 2016 年 5 月, 美国和阿富汗特种部队联合行动, 成功解救三年前被塔利班组织绑架的巴基斯坦前总理优素福·拉扎·吉拉尼(Yousuf Raza Gilani) 之子阿里·海德·吉拉尼(Ali Haider Gilani)。^④ 因此, 未来美国在阿富汗将以灵活、机动、共享的军事基地, 代替以往大型、静态、独享的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的功能也将扩大至帮助阿富汗训练安全部队、情报搜集、特种作战、保护侨民、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等多重任务。○

(责任编辑: 黄丽梅)

①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Key Oversight Issues”, GAO-13-218SP,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Addressees, February 2013, p. 23.

② Cheryl Pellerin, “Carter: Afghanistan Mission Remains a Top Priority”, DoD News, <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637501/carter-afghanistan-mission-remains-a-top-priority>. (上网时间: 2016 年 5 月 14 日)

③ Terri Moon Cronk, “Senior Official Outlines U.S.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centcom.mil/news/news-article/senior-official-outlines-u.s.-missions-in-afghanistan>; Cheryl Pellerin, “Official Says ISIL Contained, Taliban Fracturing in Afghanistan”, <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690520/official-says-isil-contained-taliban-fracturing-in-afghanistan>. (上网时间: 2016 年 5 月 15 日)

④ DoD News, “Hostage Rescue in Afghanistan Draws Praise From Carter”, Defense Media Activity, <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756309/hostage-rescue-in-afghanistan-draws-praise-from-carter>. (上网时间: 2016 年 5 月 15 日)

(接第 36 页) 子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四处逃散, 威胁全世界安全, 导致全球反恐形势更加复杂”。^① 一旦出现这种情形, 世界各国将无不笼罩在恐怖主义阴影之下。

结 语

“伊斯兰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的威胁不仅在于其攻城掠地、搅动中东地缘政治, 还在于其在全球各地实施暴恐活动的能力和意愿, 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哈里发国”的政治野心及其暴力极端主义理念。因此, 战场失利虽然能够让“伊斯兰国”受挫, 但并不足以消灭这一恐怖组织及其成员, 也无法消除其暴力极端主义理念, 更不足以彻底铲除中东地区滋生恐怖组织和极端主义的土壤。因此, 与“伊斯兰

国”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将是一场长期且艰苦的斗争。国际社会在从军事、经济、舆论方面打击“伊斯兰国”的同时, 更需标本兼治, 从根源上铲除中东地区滋生恐怖组织和极端主义的土壤。○

(责任编辑: 吴兴佐)

① UN Security Council,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Global Threat from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May 19, 2015, S/2015/358, P. 16, http://www.un.org/en/sc/ctc/docs/2015/N1508457_EN.pdf. (上网时间: 2016 年 6 月 2 日)